

近来,一篇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公众号发布的文章,在微信朋友圈引起热转、热议。

丁帆《新世纪文学创作的11个病症》,历数了新世纪以来,国内文学创作存在的诸多弊端,言辞激烈,火药味十足。

文章的作者丁帆,是南京大学教授、国内现当代文学评论的领军人物,他对现代快报记者表示,虽然文章是几年前写的,但是他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有效。

“这些病症依然存在,而且没有任何减轻的迹象。”丁帆说。

现代快报记者
 倪宁宁/文 马晶晶/摄



丁帆的一篇旧文近日引发文学界大讨论

对话

回到“知识分子写作”

读品周刊:市场是强大的,名利对作家的诱惑也是强大的,我想说的是,艺术本身对作家的诱惑,成为伟大作家对作家的诱惑哪去了?这应该是每一个作家的初心吧?

丁帆:每一个作家一开始都应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,也可能是一个浪漫主义者,否则他很难有持续的创作热情,但是时间长了,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了,会使他们的心态发生变化。

读品周刊:国外的市场力量更加强大,市场化更加彻底,但还是会出现很多优秀的不为市场左右的作家。有的作家因为生活原因或许会写一些畅销的剧本救急,但是他们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小说写作上。

丁帆:这是一种定力,更是一种责任吧。作家是需要责任的,理想的作家,他应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,应该是一个有良好的,当然也是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。

读品周刊:您的意思是作家同时也应该是思想家。

丁帆:这要求并不过分,托尔斯泰、赫尔岑他们是作家也是思想家,帕斯捷尔纳克、阿赫玛托娃也是这样,俄罗斯的黄金时代、白银时代的作家都是有责任感、有担当的知识分子。一个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,他也有分析和抽象的能力。如果一个作家,同时也是个学者,一个知识分子,他就有可能从那些琐碎的一地鸡毛中解脱出来,有可能更加贴近他的时代,他的时代中的人和人性。在思想层面,从形而下上升到形而上,在文学创作层面,又从形而上回到形而下。

读品周刊:而且知识分子面对名利,应该有基本的操守和底线吧?

丁帆:是啊,如果你从知识分子的身份后退,你就有可能放弃底线。

读品周刊:如果回到“知识分子写作”,有没有可能会使写作变得千篇一律,损害文学的想象力和创造性?

丁帆:知识分子写作,并不排斥和损害文学的表达方式,思想并不是呆板的,思想是活跃的,有生命力的,也是通向艺术之门的钥匙。

丁帆《新世纪文学创作的11个病症》,历数了新世纪以来,国内文学创作存在的诸多弊端,言辞激烈,火药味十足——

市场来了,作家们无须缴械投降

“文学病了而且病得不轻”

这篇文章,最先是1月5日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公众号推出的。一推出,便在朋友圈炸开了锅,因为它的咄咄逼人,不留情面,也因为它的一语中的——

“有些主流作家对事件和事物的判断力下降,这不仅是思想能力的退化,同时也是审美能力衰退。”“创作中的反智化倾向越来越突出,作家自绝于知识分子的称号,自甘为职业化的写手。”“作家基本放弃重大题材,而过分注重‘一地鸡毛’式的琐碎日常生活题材。”“创作中的画面感强化了,而矛盾冲突和人物性格相对弱化了,屏幕情结成为作家创作的潜在‘集体无意识’。”文章历数了新世纪文学创作的11个有代表性的病症,并且阐述了每一个病症的形成原因,以及有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。

与电影、电视的强势相比,文学在今天变得边缘起来,但是此文一出,还是得到了网友的热切响应。“文学之病,还是时代之病?是文学痛苦地蜕变,还是自甘沉沦?文学在欲望和技术的双重挤压下,遍体鳞伤。”网友钮勤章评论。“市场迎合心态和影视潜意识情结已经是癌症了。”这位网友更是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下了病危书。

此文的作者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丁帆,他没有想到这篇老文会被翻出来,但是对网友的热切反响,他并不感到奇怪,“虽然是篇旧文章,但是我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有效,这些病症依然存在,而且没有任何减轻的迹象。”

丁帆介绍说,他2010年7月12日参加了由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共同举办的“新世纪十年文学: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”,这篇文章就是由他在会上的发言提纲整理而成的。当时

每位与会者发言的时间被控制在20分钟,丁帆的发言因为他超强的力度,破例延长了时间。

“文学病了,而且病得不轻。”丁帆说,这应该是与会者的共识,但是没有人主动捅破这层纸。

“最大的病症:迎合市场,追逐名利”

当下,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,书籍的出版发行更是完全依赖于市场。

“很多作家在创作上,首先考虑的是书写完后的销售量和卖点。”丁帆介绍说,作品的稿费 and 版税是看得见的利益,什么样的书好卖,他就往那个路数去靠。

丁帆介绍说,鲁迅曾经写过两篇文章,分别是《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》《“京派”和“海派”》。在鲁迅看来,“北京是明清的帝都,上海乃各国之租界,帝都多官,租界多商,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,沿海者近商,近官者在使官得名,近商者在使商获利,而自己也赖以糊口。要而言之,不过‘京派’是官的帮闲,‘海派’则是商的帮忙而已。”丁帆认为,今天交通的便捷和网络的无处不在,作家在地域上差异可以忽略不计,反倒是各个地方的作家都有了“名利兼收”的欲望。

“一些主流作家,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成名,他们并不缺少名望,缺少的是利。”丁帆认为,一些昔日的先锋作家转型“写实”,并不是一种自觉的观念改变,而是因为“先锋”没有市场,而不得不转向现实和“故事”;这些原来不屑于写实的作家,把故事写得活灵活现,画面感超强,为什么?无非是吸引大导演的注意,希望小说能被资本看重,改编成影视。这样一来,他就有可能搭上影视的车,名利双收。

“一流作家逐利,二流作家则是名利都不放过,为了在某些重要刊物上

发表作品,为了获得某一些文学奖项,为了迅速地成名成家,他们什么都可以做。三流作家更是连文学都谈不上,什么来钱写什么,他们只是一个‘写手’而已。”丁帆说,在当下,有一些作家已经没有耻感,以为追名逐利是天经地义的事。

丁帆认为,很多时候,没有谁逼迫他们,市场没有逼迫他们,文学奖也没有逼迫他们,作家们都是主动缴械投降。

“莫言获奖:一奖遮不了百丑”

尽管莫言获得了诺奖,丁帆认为,包括新世纪文学在内的当代文学,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,还是要远远超过1949年以后其他时期的文学,以及1949年前的现代文学,但是文学创作,在当下还是问题多多。

“莫言是获得了诺奖,你也可以说这是对当代文学的一种肯定,但是一个诺奖并不能掩盖当代文学在整体上的不尽如人意。”丁帆说,比如代表文学最高成就的长篇小说,并没有达到我们期待的经典高度,“我们并没有看到多少作品能够深入到人性层面,去呈现和反思这个时代,我们也没有看到作家们把作品上升到更高的、更普遍的哲学层面。”

丁帆说,即便是一些有实力的作家,我们看到的也不是他们的“十年磨一剑”,而是和许多畅销书作家一样的“一年磨十剑”。

在丁帆看来,很多作家回到了现实,但是他们回到基本上都是停留在目光可以触及的现实层面,回到的是生动的一地鸡毛,“他们很享受这样琐碎的生活细节,却不能从细节中提炼出生活的本质面目。”

“优秀的作品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,再过100年,我想现在百分之九十的作品都会被淘汰掉。”丁帆说,生了病的文学,是活不了多久的。

掩盖当代文学在整体上的不尽如人意。莫言是获得诺奖,你也可以说这是对当代文学的一种肯定,但是一个诺奖并不能掩盖当代文学在整体上的不尽如人意。



丁帆

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